

从“巫”到“仙”：西王母的演变与道教神仙谱系的建构

杜渝双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西王母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位跨越巫术、神话与道教三个阶段的独特神灵。她从《山海经》中半人半兽、掌管灾厉的“巫君”，演变为汉代民众崇拜的掌不死仙药之神，最终被道教吸纳为女仙之首，完成了从“巫”到“仙”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并非自然的形象演化，而是道教在建构自身神仙谱系过程中，对前代文化资源进行选择、改造与系统化整合的结果。本文考察西王母形象的三段式演变，揭示道教如何将一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神祇，重塑为符合其教义体系、具有明确神格定位和谱系位置的制度化宗教神灵，进而展现道教作为新兴宗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式与创造性转化的逻辑。

关键词: 道教, 西王母, 神仙谱系, 宗教建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5.497

一、引言

道教的制度化始于东汉后期，但其思想渊源远在此之前便已孕育成形。一个新兴宗教要获得社会合法性，必须建构一套完整而有说服力的神仙谱系。谱系建构的主要方式，并非凭空创造新神，而是对既有神灵进行重新“编排”，赋予其新的职能、形象、身世与位阶。西王母正是这一“编排”过程的典型案例。她在先秦文献中积淀深厚，在汉代民间信仰中根基广泛，被道教主动纳入其神仙谱系之中。然而，西王母的原始形象与道教追求长生、超然物外的宗教理想存在明显冲突，因而必须被彻底改造。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西王母从“巫”到“仙”的演变，本质上并非神话的自发演变，而是道教建构神仙谱系过程中的有意识塑造。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层面：形象的净化、职能的转换、位阶的确定。通过考察这三个层面，可以透视道教如何继承并发展前代文化传统。

二、西王母形象的塑造：从半人半兽到容颜绝世

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据《西次三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大荒西经》亦云：“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海内北经》则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据此可知，此时的西王母是一位半人半兽的昆仑山神，掌管天界灾厉与刑杀，带有浓厚的图腾崇拜色彩。至《穆天子传》，西王母形象发生显著变化。书中详细记载了周穆王西征会晤西王母的场景：“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她自称“帝女”，即天帝之女。这表明西王母已从半人半兽的原始形象，演变为一位人格化的“国主”形象。

汉代是西王母形象演变的关键时期。汉代初期，她常被描绘为白发老妪。司马相如《大人赋》云：“吾乃今日睹西王母，鬢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淮南子·览冥训》中亦记载：“西老折胜，黄神啸吟。”时人称其为“西姥”，是一位白发苍苍、居于洞穴的长寿之神。受战国以来神仙思想的影响，西王母被赋予赐人长寿的权能，民间信仰日益兴盛。《汉书·哀帝纪》载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关东大旱，爆发了“传西王母筹”的流民运动：“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想惊恐”。这场波及二十六郡国的运动，足见西王母信仰在汉代的广泛影响力。与此同时，西王母的形象逐渐由老妪转变为端庄女神，频繁出现在墓葬画像石与画像砖中。郑州出土的两汉之际画像砖上，西王母头戴胜饰，身着长衣，拱手跏坐于峰峦之顶，端庄威严；山东邹城卧虎山西汉墓画像石中，她头戴胜，正襟危坐于案几之前。这些视觉材料生动呈现了西王母形象

作者简介: 杜渝双(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道教

通讯作者: 杜渝双

的神仙化进程。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将西王母正式纳入神仙谱系，其形象被进一步美化与定型。约魏晋间成书的《汉武帝内传》描绘她：“着黄金裾襜，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覆元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东晋道经《五岳真形图序论》中亦记载了西王母见汉武帝的形象：“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锦裾襜，文采明鲜，金光奕奕。交带灵飞大绶，腰带分景剑，头上大华结，戴泰真晨婴之冠，履玄琼凤文之舄，映玄云栋，神光晔晔。视之，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霭，灵颜绝世，真灵人者也。”这一形容貌绝世的女仙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基本成为了后世常见的西王母形象。

至此，西王母彻底告别了“豹尾虎齿”的原始形象，被塑造为一位容颜绝世、雍容华贵的女仙。道教通过这一形象重塑，将原本带有图腾色彩、令人畏惧的原始神祇，转化为符合其宗教理想的仙界象征，为西王母在神仙谱系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

三、西王母地位的转变：从独立神到谱系中的女仙之首

西王母的地位演变，经历了从独立无偶的至上神，到与东王公配对的阴阳对等神，再到道教谱系中位次分明的女仙之首三个阶段。这一转变过程，折射出汉代阴阳思想对神话的重塑，以及道教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神谱编排。

在远古神话中，西王母仅是一位具有图腾色彩的神话人物。《山海经》中，她掌管天之灾厉与五刑残杀；《穆天子传》中，她自称“帝女”。至汉代，随着西王母崇拜的日益高涨，她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提升。考古材料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我国最早的西王母画像见于西汉昭、宣时期（公元前86年—前49年）的洛阳卜千秋墓彩绘壁画。江苏沛县栖山西汉晚期一号墓中，一具石椁上刻画有诸神朝拜西王母的图像。四川新繁县清白乡汉墓中，西王母的画像砖镶在西侧室前壁正中上方，两旁镶嵌两块画像砖表现日神和月神，胁侍辅佐王母。据巫鸿研究：“四川地区所出的东汉墓葬中及石棺上亦常有伏羲女娲像，有时与日月结合形成复合性的阴阳象征。但不论是在墓中还是在石棺上，西王母总是独自出现，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上，从不与其他神祇配对。”从这些墓葬中所出土的早期西王母画像上可以看出，西王母是超越阴阳的最高神，呈现为无配偶的独尊形象。



图1 四川成都出土东汉西王母画像砖



图2 江苏徐州沛县栖山2号汉墓石椁西王母画像

然而，受到汉代强烈的阴阳对立思维模式影响，西王母需要有另一位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形象出现。在山东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西山墙、东山墙画像显示：“在东汉中期以前的早期祠堂中，由于与女性主仙西王母相对应

的男性主仙还没有被群众性造仙运动创造出来, 东侧壁最上层的图像内容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风伯形象, 是作为与西王母形象相对应的男性神灵而描绘上去的。”而这位与西王母相对应的男性神仙最后演化为东王公。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中, 东皇公(东王公)和西王母以一对配偶神的身份出现: “立东郊以祭阳, 名曰东皇公; 立西郊以祭阴, 名曰西王母; 祭陵山于会稽, 祀水泽于江汉州。”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上, 祠堂顶部以祥瑞图像代表天, 西王母和东王公出现在祠堂的左右山墙上。巫鸿认为, “在这种图像组合中, 西王母明显不是宗教崇拜的主要对象, 也明显不具有至上神的神格, 其意义一是象征仙界, 一是象征阴阳中‘阴’之一方。”这种组合形象在中国神话中并不少见, 例如伏羲和女娲也在汉代演变为夫妻配对。可见, 在汉代, 阴阳两极对立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东王公与西王母表现为阴与阳的对应。这种阴阳对立的思想后来也被道教吸收, 运用于构建道教的宇宙观等理论体系之中。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王母已经被道教纳入其神仙谱系, 而西王母这种阴阳相对应的组合形象也被道教所吸收。在东晋道经《老子中经》中, 记载了五十五位神仙, 其中东王父排列在神仙第三位, 西王母排列在神仙第四位, 仅次于第一神仙上上太一和第二神仙无极太上元君。陶弘景所著的《真灵位业图》共收录了七百多位神灵名讳, 按照一定的顺序将这些神灵分成了七个层级。西王母被排在第二层级“女真位”的第一位, 是道教神仙谱系中地位最高的女仙。与之相对应, 东王父(东王公)被视为男仙之首, 与西王母分别管理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的男子和女子的登仙得道之事。南北朝道经《元始上真众仙记》进一步为西王母构建了完整的谱系身世: 她是元始天王与太元圣母所生, “木公、金母, 天地之尊神, 元气炼精, 生育万物, 调和阴阳, 光明日月, 莫不由之。”

从《山海经》到《真灵位业图》, 西王母从一个掌管灾祸的原始神祇, 演变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女仙之首; 从个人成仙的象征, 转变为制度化宗教的崇拜对象。她的地位变化轨迹折射出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个深刻转型。原始神话向制度化宗教的演进, 往往以神灵的“降格”为代价, 独立的神格被纳入有序的等级体系, 自由的民间信仰被纳入规范的教义框架。然而, 正是这种“降格”使西王母得以跨越巫术与神话的边界, 进入道教的神仙谱系, 从而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这一系列发展既体现了道教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 特别是汉代阴阳思想的吸收与继承, 也反映出道教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理性化。

四、西王母思想内核的演变: 从巫史传统到道教神仙

西王母的思想内核演变, 经历了从原始巫术信仰、世俗王权象征到道教长生信仰的三次跨越。每一次跨越都不是简单的形象更替, 而是西王母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被重新定义的过程。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 西王母被描绘为半人半兽的原始形象。《大荒西经》云: “有大山, 名曰昆仑之丘。有神, 人面虎身, 有文有尾, 皆曰一处之。……有人戴胜, 虎齿, 有豹尾, 穴处, 名曰西王母, 此山万物尽有。”这一描述看似荒诞, 实则包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戴胜”“虎齿”“豹尾”显示出原始粗犷的外表: 她戴着羽冠, 穿着兽皮制成的衣物, 戴着虎齿做成的项链; “穴处”则表明她居住在洞穴之中。这一形象与世界许多民族的部落巫师高度吻合。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指出, 西王母以窟穴为居, 大概是一个部族酋长。《尔雅·释地》将“西王母”列为“四荒”之一, 郝懿疏曰: “西王母, 亦国名也。”朱芳圃进一步考证, “母”与“獯”通, 西王母是西膜部落的首领。综合这些研究可以推断: 西王母最初是远古氏族部落的首领兼巫师, 而“西王母”也是这个部落的名字, 正如黄帝、炎帝、伏羲、女娲等, 既是部落首领之名, 也是氏族之名。因此, 在《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 西王母所象征的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巫史传统, 是人神之间、部落与自然之间的中介者。

在《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中, 西王母的形象及其象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穆天子传》记载了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故事: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 ‘白云在天, 山陵自出。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将子无死, 尚能复来。’ ‘吉日甲子, 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 ……乙丑, 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 ……西王母又为天子吟……’”。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云: “(周穆王)十七年, 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 西王母来朝, 宾于昭宫”。值得注意的是, 先秦时期与西王母产生关联的帝王不止周穆王。《荀子·大略》载: “舜学于务成昭, 禹学于西王国”。又如《尚书大传》云: “舜之时, 西王母来献白玉瑱。”此时西王母俨然是一国之主。清代四库馆臣在《穆天子传》提要中说: “此书所纪, 虽多夸言寡实, 然所谓西王者, 不过西方一国君”。从这些文献所载的西王母言行中可以看出, 她呈现的是一位崇尚道德、讲究礼节的“人王”形象, 对中原礼乐文化充满敬佩与赞扬。这意味着, 西王母从原始的巫术象征, 被重新塑造为文明秩序中的异邦君主。她既是中原王权的对话者, 也是礼乐秩序的认同者, 其象征意义从巫术崇拜转向了邦国交往。

随着战国以来神仙思想的广泛传播, 西王母与昆仑山、长生不死的神话传说紧密结合, 完成了第三次意义重构。在汉代, 西王母成为掌管不死仙药的神仙。司马相如《大人赋》云: “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 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淮南子·览冥训》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姮娥窃以奔月”的记载, 更是

将西王母与不死药牢牢绑定。《淮南子·墜形训》进一步描述了登临昆仑的修仙阶梯：“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汉代墓葬图像同样印证了这一信仰。河南偃师、陕西定边等地出土的汉代壁画中，西王母正襟危坐于云端，周围伴有捣药的玉兔、蟾蜍、九尾狐、仙鹤等祥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死仙界图景。托名班固的《汉武帝内传》更以文学化的笔触，讲述了西王母赐汉武帝“三千年一著子”仙桃的故事，将帝王求仙与西王母信仰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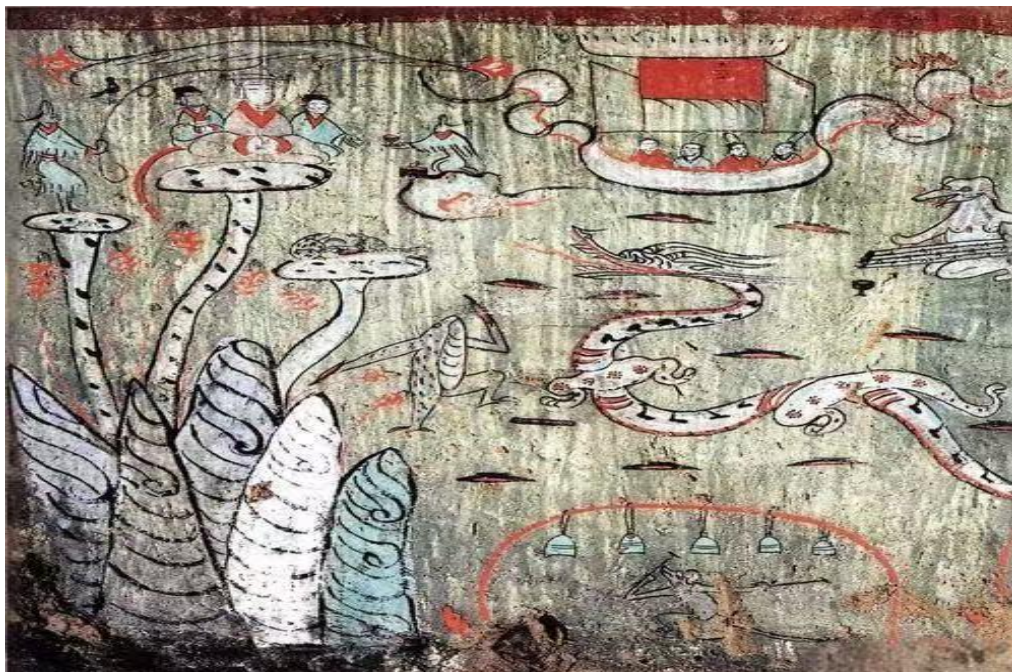


图3 郝滩东汉墓壁画西王母端坐昆仑，左右伴有蟾蜍、九尾狐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全面吸纳了西王母神话。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临汉宫的故事。东晋道经《五岳真形图序论》视《五岳真形图》为“太上传命之信，西王母之所尊”，将道经的传授谱系上溯至西王母。道教还为她构建了完整的神格谱系：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将她列为“女真位”之首；《元始上真众仙记》追溯其出身，称她为元始天王与太元圣母所生。晚唐五代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序》开宗明义：“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该书是道教史上第一部系统记录女仙谱系的著作，收录三十七位女仙事迹，以“金母元君”（西王母）为统领，构建起等级分明的女仙谱系。杜光庭明确称西王母为“女仙之宗”，确立了她在道教女仙体系中的最高地位。这一建构虽完成于唐末五代，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道经对西王母的定位，可视为魏晋以来道教谱系建构的集大成之作。

回顾西王母思想内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到清晰的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西王母从一个虚构的神话形象，被赋予了部落首领兼巫师的社会身份。她所象征的是巫史传统，一个沟通人神、解释自然、整合部落的文化权威。第二次跨越发生在周代：西王母从部落巫师转变为西方国主，成为与周天子对等交往的政治符号。她所承载的意义从巫术转向了政治，从部落转向了文明秩序。第三次跨越发生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西王母彻底脱离了原始巫术与世俗政治的语境，被塑造为掌管不死仙药、居于昆仑仙境的道教女神。她所象征的是道教的核心追求，即长生不死、超越世俗、与道合一。这三次跨越，每一次都不是对前一阶段的简单继承，而是意义的重新发明。西王母的思想内核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未被抛弃，恰恰因为她始终被不同时代的文化逻辑所塑造。她既是一个连续的文化符号，也是一面折射中国宗教思想变迁的镜子。从巫到王再到仙，西王母的演变史，本质上是中国宗教从原始巫术走向制度化道教的一个缩影。这一系列变化既体现了道教的诞生与我国先秦以来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也反映出道教理论不断完善与理性化。

五、结语

西王母诞生于远古氏族社会时期，经历了从“巫”到“仙”的漫长演变，最终被道教纳入其神仙谱系之中。从这一系列发展与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道教的继承与发展轨迹。道教并非凭空创造神灵，而是深入汲取了前代的神话资源、巫术传统和神仙思想，并按照自身的教义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改造与整合。西王母形象的每一次重

塑、地位的每一次调整、思想内核的每一次跨越，都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道教主动建构的产物。道教将一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地方神祇，塑造为符合其教义体系、具有明确神格定位和谱系位置的制度化宗教神灵。正是这种“创造性转化”，使西王母得以跨越巫术与神话的边界，进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从而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恰如一条文化基因的传承线索，将远古的图腾崇拜、先秦的神仙思想、汉代的阴阳观念与道教的谱系建构串联起来，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不断吸纳、转化和升华自身的传统资源。道教深深根植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
- [2] 王贻梁,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3]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4] 刘文典,编,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5] 史仲文,编.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6]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7] 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 [8] 徐州市博物馆,沛县文化馆.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J].考古学集刊,1982(2).
- [9] 陈建中,袁明森,李复华.四川新繁清白乡东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6(6):37-38.
- [10] 巫鸿.无形之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1]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12] 朱芳圃.西王母考[J].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57(6).

From "Witch" to "Immortal":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oist Pantheon

Du Yushua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s a unique dei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 spanning three stages: witchcraft, mythology, and Taoism. She evolved from a half-human, half-beast "Witch Lord"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who controlled calamities, to a goddess worshipped by the Han Dynasty people as the deity in charge of immortality and elixirs, and finally was absorbed into Taoism as the head of female immortals, completing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from "witch" to "immortal."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not a natural evolution of her image,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Taoism's selection, modification,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previous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its own panthe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hree-stag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revealing how Taoism reshaped a local deity with primitive witchcraft characteristics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us deity with a clear divine status and lineage, conforming to its doctrinal system. Th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logic of Taoism's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new religion.

Keywords: Taoism;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pantheon of immortals; religious construction